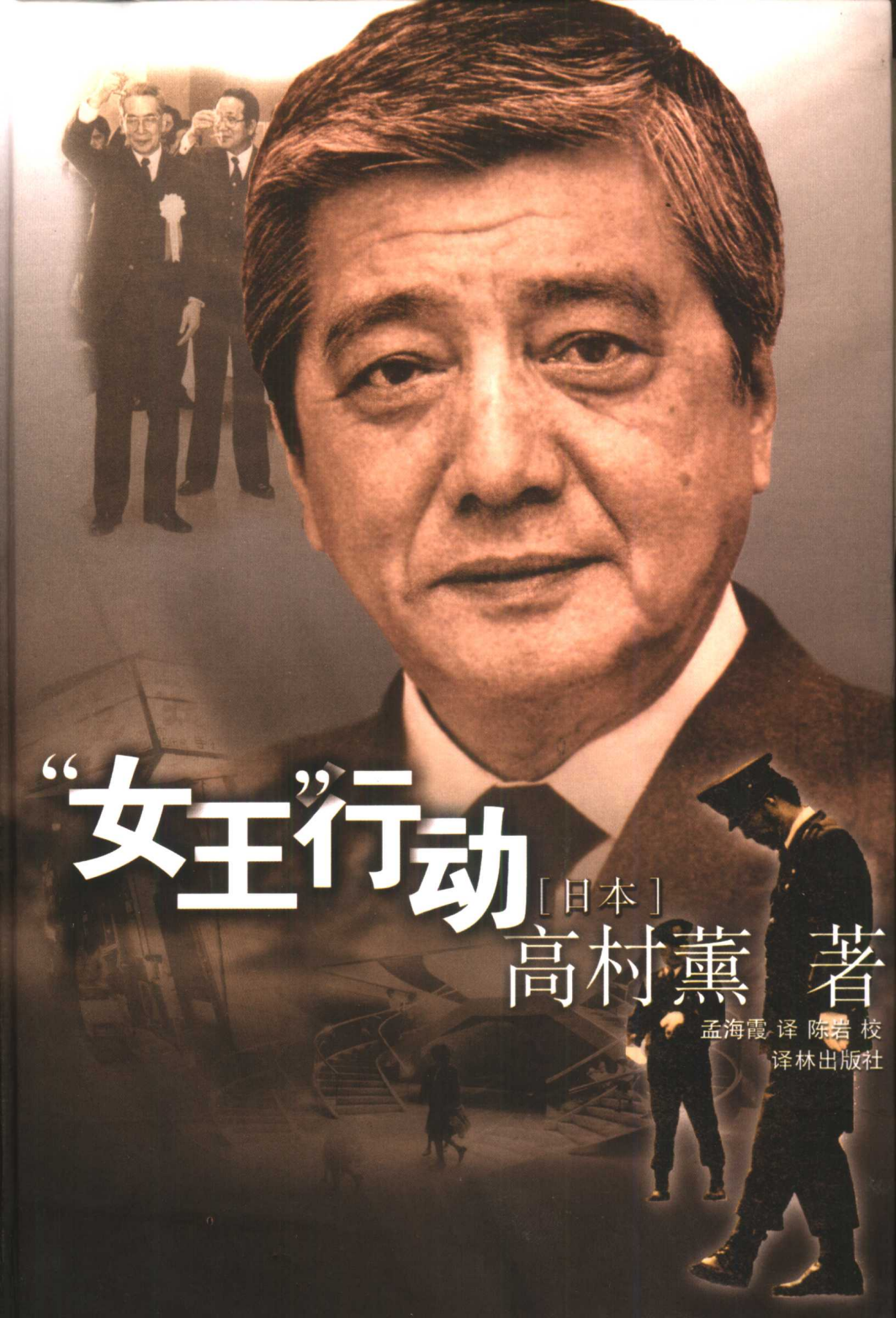




“女王”行动

[日本]

高村薰 著

著

孟海霞 译 陈岩 校
译林出版社



“女王”行动

[日本] 高村薰 著 孟海霞 译 陈岩 校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王”行动／(日)高村薰著；孟海霞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9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 7-80657-183-3

I. 女… II. ①高… ②孟…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939 号

经作者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日本综合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登记号 图字:10-1999-013号

书 名 “女王”行动
作 者 [日本]高村薰
译 者 孟海霞
校 正 陈岩
责任编辑 叶宗敏
原文出版 日本每日新闻社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印 张 21
插 页 4
字 数 604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83-3/I·160
定 价 (精装本)2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牙科医生秦野浩之的儿子在参加大型啤酒企业日出公司的面试后突然死亡。秦野悲痛之余,受黑社会人物的唆使,利用岳父的二哥多年前写给日出公司的一封信,录音寄给日出公司以示抗议。不料公司却报了案,脆弱的秦野在警方传讯他的前一天自杀。这一切,令饱尝过战争、贫穷之苦的岳父物井清三怒火中烧,他纠集赛马场上的同道,策划了一起报复大案……

1995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日出公司总经理城山恭介突然失踪,现场迹象表明,城山是被一个至少三人的犯罪团伙绑架了。就在警方束手无策之际,三天后他却平安返回。其实,称名“女王”的犯罪团伙是借他传话给日出公司,勒索20亿日元,并声称如不照办,将袭击日出公司生产的啤酒。破案过程中,企业在协助警方与答应罪犯要求之间动摇;黑社会组织则借机操纵股市威胁日出公司;新闻界也积极展开了调查,记者根来更是执著地追查此事与政客及黑社会的关系。

在日出公司两次交付赎金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罪犯在日出啤酒中投放了色素。一时间,社会哗然,日出啤酒销售额一落千丈。在第三次交赎金时,罪犯绑架了一对情侣代替他们去取钱。警方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调查,结果却一无所获。到了7月,犯罪团伙忽然销声匿迹,这不禁让人怀疑罪犯与日出公司已达成了幕后交易。两个月后,仅次于日出公司的每日啤酒公司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其产品中被投放了氰酸化合物。难道这一次犯罪也是“女王”所为吗?随着记者根来的失踪及一名高级警官的自杀,案情陷入一团迷雾之中……

这就是本书的一部分情节。读至此处,不禁让人想起1984年震惊全日本的“毒糖奇案”。是年3月18日,三个蒙面大汉潜入大阪市附近

一栋别墅,把江崎固力果糖果公司的总经理从浴室中绑架走。三天后总经理逃回,公司却开始不断受到犯罪团伙的恐吓。自称为“怪人21副面孔”的罪犯声称要在糖果里投放氰酸化合物。消息传出,固力果的产品顿时从大小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全部撤下。9月,罪犯转而将矛头对准森永糖果公司,再次在超级市场投放剧毒糖果,造成了社会恐慌。对这起影响极坏的大案,警察居然没能侦破,直到1985年4月,犯罪团伙自己停止了作案。十几年过去了,罪犯依然逍遥法外。

由此可见,日本女作家高村薰的此部小说,正是以“毒糖奇案”为原型写成的。只不过她将地点由大阪移到了东京,将糖果业改成了啤酒业,将时间由1984年改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5年。

中国的读者大概对高村薰还不熟悉,她1953年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1990年起陆续发表了《怀抱黄金飞翔》、《玛库斯的山》、《神火》、《照柿》、《爬地虫》等小说,其中《玛库斯的山》曾获第109届直木奖。而这部小说曾获每日出版文化奖。据日本杂志《文艺春秋》载,她动笔写这部书的念头萌发于1994年春,在毒糖奇案十周年的时候。她曾说:“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总计投入成千上万的警察,持续调查了10年,结果却连一个人都没抓到?这多么令人费解。在日本,莫非有这种纵容犯罪的土壤存在?”

抓不到犯人的悬案,成为作者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她在交代完物井清三组织犯罪团伙的作案经过后,交替描写了以下三方的反应:一方是欲与犯罪团伙进行私下交易的受害公司;一方是找不到犯罪动机,穷于应付的警察当局;另一方,是着手追查事件真相的报社。

通过巧妙的谋篇布局和惊心动魄的犯罪场面描写,我们看到,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重新推理演绎,暴露日本社会政界、企业、黑社会勾结的内幕,向人们揭露迫使案件无法侦破的黑暗现实。可以说,这是一部命题严肃,带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推理小说。

让我们看一看书中所描写的政界——民守党议员酒田泰一,他“目光冷峻,但脸颊和嘴角却总是不间断地浮现出各种笑容”。他贪婪,无耻,让企业购买他用于募集资金的晚会票不说,还与黑社会沆瀣一气。

而企业方面则不敢得罪政客,对黑社会的无理要求一忍再忍,但对

自己的员工却是极其冷漠。正如文中一名犯罪分子所说,“越是名企业越是无情,他们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榨干员工的血汗后就将其一脚踢开。”案件发生后,董事会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黑社会神通广大,他们能网罗几大证券公司的交易员随意操纵股市,并能除掉想要查明真相的记者。他们为什么如此横行霸道?用书上的话说:“因为有对金钱来者不拒的政治家,有被总会屋一个劲儿地威胁,敢怒而不敢言的企业,黑社会才进一步增大了力量。”

警方的无能大概也可算是政府黑暗的一个注脚。他们耗时耗财,历经一年,却连罪犯的影子都没摸到。合田已判断出有警察内部有人参与犯罪,但因为职位低,他的意见没受到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中的增长最慢者。1997年,十大银行之一的拓殖银行倒闭,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关门,一年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走向崩溃。而这部小说的作者,借一虚构的案件,透过表象去暴露真实,矛头直指腐败的政客、黑社会、僵化的社会组织,其勇气与犀利的目光令人钦佩。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鲁启华、孟守介老师的热情帮助,他们对本书的中文稿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这里谨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外,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日本专家渡部操、小寺修等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译 序	1
1947 年——一封怪信	1
第一章 1990 年——男人们	10
第二章 1994 年——前夜	86
第三章 1995 年春——事件	143
第四章 1995 年夏——恐吓	325
第五章 1995 年秋——崩溃	506
终 篇	656

1947 年——一封怪信

会议记录(补)

一、6 月 10 日,本公司神奈川工厂收到了一封信函。总务人员开封阅览。见其主题隐约,意图不明,且有一些损害本公司声誉的不实之词。本次董事会对此信进行了认真讨论,结论为:无认真对待之必要。

二、为慎重起见,对信中所说的一共产党员,曾向品川警署查询,回答说:“查无此人。”此事由桑田总务部长向董事会做了报告。

三、由桑田负责销毁此信。

1947 年 8 月 1 日

于东京总公司品川临时办公楼会议室

(记录人:滨田)

日出啤酒有限公司神奈川工厂诸位:

在下冈村清二,系 2 月末由日出神奈川工厂退职的 40 人中的一员。如今,在下身卧病榻,思绪万千,冒昧作书,以陈心迹。

数日前,在下从某处听说,日出工会神奈川支部以疗养疾病为由劝本人退职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是警察署有所指使。警察署说:“冈村于去年 12 月 15 日,与一个原来的同事一起出现于东京芝^①某处,这种人应尽早令其退职。”对在下讲此话者,是个因盲肠炎住进外科病房的男子,名叫河野英治。他自称为共产党员,不过在下实在是真伪难辨。

仔细想来,在下确实身患疾病,即使没有上述事端,退职也是迟早的事。因此,去年“12 月 15 日云云”对在下已无多大影响。可是,当在

① 东京地区名,在港区。

下想到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个原来的同事”时，却深感困惑并不寒而栗。“一个原来的同事”名叫野口胜一，1942年由神奈川工厂退职。虽同是退职，野口却表现出了难以名状的失落感与愤懑。那些日子里的一些事情，在下是了解一些的。

在某种意义上，野口与在下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同而为人；二是皆非政治动物；三是都一贫如洗。

在下1915年生于青森县户来村。家里除在同村田茂代地区租种七亩半旱田之外，还以产子平分的方式向地主租得一匹母马饲养以谋生计。仅仅依靠这些，一个八口之家生活仍很艰难，于是父母还兼做炭窑的帮工，但他们没有加入本地区的北川目烧炭协会。因为家里既无钱购买烧炭用的木料，也无力雇用采伐工。

东北地区基本每三年遭遇一次灾荒。尤其是1931年、1934年和1935年，均为大灾荒。家中四个孩子，长兄没有上学；排行第二的在下上学前过继给了八户市海产品批发商冈村家；妹妹在川代普通小学尚未读到一半，14岁时就进了川崎的富士纺织厂当童工。还有弟弟，他虽然左眼有毛病，视力不好，但在12岁那年也到八户市的金本铸造厂当了童工。1937年，长兄应征入伍，被编入一〇八师团，1939年5月战死于诺门坎^①。

在下从小身体羸弱，性格内向，但在冈村家作为继承人却颇受宠爱。然而，养母1929年突然去世，之后养父冈村弥一郎再婚，接着他们的长子出生，于是在下就失宠了。尔后，在下一帆风顺地从八户中学、第二高中，一直读到东北帝大理学系。

1942年，在下应征入伍时曾回八户探过亲。有关户来村的记忆也曾一度从在下头脑中消失，现在复苏过来的，只是当时家里的气味与声音，它们使得在下绞肚翻肠。

在下对声音、气味特别敏感。医生说那是神经衰弱症，可在下又如何能躲开家里的声音和气味呢！一呼吸，土屋里弥漫着的多种臭气就

^① 诺门坎事件：1939年，在蒙古与当时伪满洲国交界处的哈尔哈河沿岸诺门坎地区，日本对苏军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攻。

宛如寒冷的东北风扑在粗糙的稻草帘上一样粘在在下的鼻毛之上；屏住呼吸，那气味又从身上每一个毛孔渗透进来。

按今天的流行说法，现在的在下是名副其实的“工人”。对此，在下绝对承认。但是在下却生来就疏于世事，是个从来都只顾学业、只顾研究的视野狭隘的人。二战中，在下被说成是无尽忠报国热情之叛逆；入伍后，被斥为“病秧子，挡枪子的料”；在南洋，和许多同胞一起备受艰辛，可当在下好不容易得以生还祖国时，却对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建立基本人权的事，实在不感兴趣。尽管生活窘迫，但在下却觉得只要有能糊口的薪水也就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如此，在下对去年以来各处的劳资纠纷均采取旁观态度。在下是一个无任何政治信仰和社会新潮观念的平庸市民，而且可能因不了解工人受压迫的现状，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反动派的帮凶。但是，诸如此类的悔恨，那位野口胜一是绝不会有的。

本来日出啤酒公司就与其他公司不同，从战前开始，应该说就以员工为重。研究室自不必说，生产车间、职工食堂也都充满宽松自由的气氛。在下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出，就是因为对总公司人事部、生产部等第一印象良好，加之酵母研究所设备精良，工作又不那么紧张。当时，在下想，即使在这里工作一生，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从在下进厂到应征入伍的五年间，日本所有的产业都陷入了战争中极其艰难困苦时期。日出啤酒的产量在在下进厂的第二年达到了最高水平，但之后由于生产管制，啤酒减产。尽管由于被征入伍，员工逐渐减少，但公司不仅努力维护了后方的劳动秩序，还始终不渝地贯彻了生产优质啤酒的方针。这对员工来说是莫大的幸福。由于原料限制，实际上已无法完全保证质量，但当看到街上的啤酒屋、饭馆里的人们有滋有味地喝着配给的日出啤酒时，在下深感在日出公司工作之幸运。日出公司就是一个这样使员工感到温暖的公司。

1945年11月，在下复员回到横滨港，沿途看到市内已成一片废墟。在下独身未娶，且在关东^①无亲无故，实在是无处可去。在这里，

① 东京都及茨城、栃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六县的总称。

在下很难描述出站在保土谷的高坡上，望见日夜思念的工厂全景时的心情。也许是亲身体验了战场上地狱一般的生活，也许是还没反应过来自己仍然活着，所以与其说感到安心，不如说出现了一种虚脱感。

对一个刚刚从那场战争中生还的年轻人来说，在下把日出公司看成是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惟一的栖身之地。栖身之地可以是家庭，可以是故乡，但作为过继给别人家的在下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不！其实并非在下自己。在下可以断言，对从日出公司应征入伍的所有员工来说，作为老巢的工厂都是他们惟一的栖身之地。所谓公司，与员工就是这样密不可分。即使是野口胜一，虽然只在工厂工作两年，但如果他不辞职离开也会是一样的感觉。

仰望保土谷的高坡，在下哭了，走近一看，原以为矗立着的厂房屋顶已被烧塌，设备大部分损坏，仓库及研究楼成了一片瓦砾，职工公寓已无影无踪，只有食堂的一部分得以残存。即使这样，在下仍未感到失望，不由得面向工厂双手合十。在残存的食堂门口的桌子上放着笔记本，还贴着通知，上面写着复员者登记日期、姓名、联系地址。笔记本上已写了一百多个名字，其中有好几位是在下认识的同事。记得还有其他通知，如对复员者的临时补贴，提供免费医疗及生活咨询，还有寻人启事等等。当时，在那张桌子前，在下双腿颤抖，仿佛面对的是家里人对自己热情的迎接，在下以为，有这种体会者绝非只是自己。

遭轰炸失去房屋的员工建起了简易房居住，在此种形势下，公司迅速提出了工厂重建计划，并在毫无产出的情况下发给员工基本工资。虽说工资发放经常推迟，但毋庸置疑，日出的员工是幸运的。当然，说完全满足，一点想法都没有也是假的。有时也想，最近物价飞涨，领那么个二三百元钱能吃饱饭吗？但是冷静下来一想，啤酒产业还要负责全国的特约店及一般的小卖店的生活，便觉得也该知足了。

日出公司的员工也百倍努力，回报公司。为早日恢复生产，维修技术人员想方设法对损坏的设备应急修理，销售员天天跑特约店，在下则从仙台工厂取回在那里保存的部分酵母，精心培养，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就这样，1946年春天，临时工厂的生产线开始部分运转。其恢复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异。仅仅过去一年，可在下已记不清在重建工厂

的半年内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这大概可以说明自己当时是多么卖力地工作。当然,如果不那样做,就没有东西填充头脑中的空白,就会非死即疯。

在恢复生产后的5月,神奈川、京都、仙台、冈山的四个工厂联合组建了日出工会。召开首次劳资协商会时,气氛始终融洽,不仅厂长,连总公司的领导们也都出席了会议。其他行业就不同了,国有铁路裁员过分,工人起来抗争是必然的;对其他解雇工人的经营者,那里的工人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罢工。相比之下,恐怕还是因为啤酒仍是征收酒税的大户产业,又是近乎垄断的经营,所以日子才好过些。

同行业的其他公司也几乎同时组成了工会,但包括日出在内,直到2月1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斗争。这是为什么呢?恐怕并非因为没有矛盾,没有斗争之必要,而是这些工会徒具其名,它们是公司秉承联军总司令部的旨意,为健全民主企业的经营格局才组建的。而对员工来说,“有日出才有员工”的想法已根深蒂固。因此,可以说工会已成为新型的“产业报国会”。

从去年春天以来,神奈川工厂因部分恢复生产而呈现一派生机。不过,连小孩子也知道,统管仍在继续,啤酒需求量不可能很快恢复。从每月公布的当月产量可以看出,迟早会出现设备和人员的过剩。可是,生产一线却认为,只要渡过10月至翌年3月之淡季,总是会有起色的。听说去年9月公司和工会之间也做过类似的探讨。可是一进11月,动员退职工作突然开始了。既不说解雇,也不说为合理化裁员,而是称之为“劝告退职”,真是好笑。

是让过多的人头费压垮公司,使神奈川工厂270名员工全部流落街头,还是精简人员,救助留下来的员工,二者必居其一。这里,已没必要追究公司的这种逻辑是否正确。作为员工,只有相信这是公司方面与工会在深入分析经营现状,反复商讨后得出之一致意见。进一步说,这是具有50年历史的日出的传统。在日出公司不可能出现纠纷。

到今年2月末,已经有40人,手持一封退职金悄然离开了工厂。在一部分人中虽有怨言,但因传说近期还将有第二批、第三批精减,所以其中一大半人想到,反正留下已无希望,倒不如趁条件还好时痛下决

心离开拉倒。在下亦是如此。由于在下在国外染上疟疾，且被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因而决心不给公司增添麻烦。可是，直到今天在下才知道，在那些有着“充分理由”的精减人员中，竟有数位日出公司的员工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而是遭了解雇。

从那位自称是共产党员的人那里得知，去年10月，京都工厂有三名员工不满工会之方针，煽动集会，结果年末被公司以违反员工条例为由解雇。在下并不记得当时听到过京都有什么纠纷，这可能因为这三个人之行为微不足道，或是因为煽动未遂。尽管如此，他们为什么受到解雇呢？员工们一无所知，工会也无任何反应。

回头反思一下，觉得应该重新审视日出员工的矜持与团结。“有日出才有员工”的观念归根到底是以做公司不断转动的齿轮为荣，进而排除小异，在公司的大旗下做着繁荣之美梦，以致忘掉自己的贫穷。想到这里，在下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野口胜一。

在此要稍做说明的是，在下同野口胜一在工厂里并非那么亲密。只记得他是1940年作为车辆部的修理工进入神奈川工厂的。当时，他目光逼人，似乎怀里揣着匕首。当在下对车辆部的熟人说“你们那里来了个不得了的小伙吧”时，熟人低声说：“快别胡说，闹不好你会倒霉，吃不了兜着走。”在下生于东北，这是第一次见到落后部落里的人。

车辆部的车库在在下所在研究楼的后面，所以在下能经常见到野口。野口总是在研究楼后面焚烧炉的炉灰里烧红薯吃，在下告诉他炉里烧的东西混有药品，他付之一笑，说：“就当给肚子消毒了。”不论在下怎么说他都不听。他固执得要命，但依旧是个好心肠的人。

野口不大谈自己的事，听说他生于埼玉县农村，是村里惟一的普通高小毕业生。毕业后，他来到东京，在一家位于荒川的铁工厂做工。在这期间，他遇到了已故的神奈川工厂前厂长笹原幸夫，从而被召到日出。关于野口，在下还听到过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日出公司在野口老家附近获得了新工厂建设用地，为缓和与当地被夺走土地的佃农的关系，日出公司承诺在工厂建成时，从该村雇用数人，而当时野口和另外三人已先一步进了日出公司的下属工厂。

顺便提一下，在下亦知道这项建厂用地买进计划于1941年延期执

行,但据那位自称是共产党员的人所说,日出公司于1943年撤回了该项计划,现在已经决定购买别处的土地。还有,1940年与野口同期入厂的三人,就是前述被以煽动纠纷为由从京都工厂解雇的三人。

1942年春,笹原厂长突然被调离工厂,据说是个人原因。此事公布的当天下午,平日少言寡语的野口竟然主动开了腔:“公司里说雇我是失误。”五天之后,他忽然来到在下的研究楼,说他因要回老家,已交上了退职申请,连行李都已托运走了。他依然是一副桀骜不驯的神色,但目光却似乎若有所思。那时他说:“真想喝一杯日出的啤酒啊!因为不知道以后哪天能喝到了。”说完,他又淡淡地笑了。

于是,在下带他去工厂,从贮藏罐中倒了一杯啤酒递给他,他爽快地一饮而尽,道谢之后离开了。过了好几天,在下才知道,在他找在下的前一天,他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野口为何在入伍前提出退职申请呢?在下认为,野口似乎是在经过一番苦恼,悟出了什么之后才做出决定的,尽管如此,他依旧眷恋日出,以至到最后仍然想喝一杯日出的啤酒。野口同在下等一样,只不过是在日出公司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想做繁荣美梦的人罢了。

去年12月15日那天,在下去了东京的医院。当在下在滨松街车站下电车时,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还没等在下反应过来,对方喊了一声“冈村”。一搭话才知道,此人就是野口胜一。

已经四年半未曾见面,虽然野口四肢健全,但脸色却很苍白。时代已完全改变,社会上人的举止行为和表情也发生了变化,但野口与以前相比却无甚变化,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静地坐在长椅上。不!也许应该说,野口或因有些跟不上时代,或因不知如何对待变化了的形势,因此宛如刚复员归来的士兵,脸上微微泛起红晕,半是兴奋,半是茫然。

野口说他2月复员,被县里招募到北海道三菱美呗矿业公司工作。“东京也挺凉啊。最近,不管怎样,矿工的伙食供应还行,体力该是可以的,但思想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因为要开全国大会,伙伴们凑钱为俺筹集了旅费,这样俺才作为支部代表来参加会议。”说着,他微微一笑。不用说,所谓的全国大会,指的是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大会。

在站台的长椅上,他竖起大衣领子,像孩子似地缩着脖子,满脸愁

笑，慢慢地小声说道：“俺活在丑恶的历史之中。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犹豫着是否干脆逃走了事的时候。在父母兄弟看来，俺如果不像别人那样去参战，就是丢了脸面。俺说，惟独这一点俺做不到，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就是绝对不去当兵。俺这么一说，母亲说要喊来宪兵，父亲要以死向村里人赔罪，而亲戚们则拿着竹矛怒吼着冲进家门。看到这些，俺想，这是什么世道，如果不为上边扛枪，就被认为不配做人。在每天只是劳作、吃饭、睡觉的生活中留下饥饿的记忆是丑陋的，缺乏理智是丑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俺认为整个日本都是丑陋的。虽然如此，但如果俺逃跑了，全村人就会与俺家断交，父母兄弟就会饿死，因此俺还是去当了兵。什么叫悲惨，俺看没有比贫穷的人去攻打贫穷的国家更悲惨的了。自己明明最知道这些，可是不杀人就要被杀，于是就拼命去杀人，人真是太可悲了。冈村你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俺想，俺这些由于战争结束而得以苟活下来的人，将背着丑恶的罪孽生活下去，因为这是上苍的安排。

“俺活在丑恶的历史之中，但是俺似乎觉得第一次看到了有一丝阳光射进了当今的时代。说实在的，俺觉得一种希望在涌起。它虽然是朝霞般的一点点光亮，但俺的这种心情却是头一次。新时代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么一想，吉田茂^①也就不在话下了。虽然解放委的干部们说起民主革命滔滔不绝，但对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而只是俺现在活着这件事，它使俺高兴得心里发痒，但又害怕得忐忑不安……能这样和冈村你说话真是高兴。哪怕是幻想啊，俺也有一种清爽感，似乎沾在身上的污泥被逐渐洗掉。俺在想，被严寒压迫了几百年的稻苗，如果能在某一天开始茁壮生长，那一天一定就是现在。

“就俺个人来说，俺不愿做成熟后就垂下头的水稻，而愿做成熟后仍然挺立的麦子。”

野口始终侃侃而谈，直到最后与同他碰头的人一起离开。“噢，说起来日出的啤酒真好喝呀！”他最后说道，“光是看着那琥珀一般的颜色，就让人陶醉，那碳酸气的唰唰散发声简直像音乐。想来，美的东西，

^① 当时的日本首相。

适口的东西,愉快的东西可以把人从丑恶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从啤酒那里学到的。对不起,这可不是从那个日出公司学到的。”

虽然野口这么说,但在下仍然确信他是在日出公司做过短暂美梦的员工之一。那么,野口所说的“一丝阳光射进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或许只是在下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或许是因为在下离群索居被时代所抛弃。两颊绯红,身体颤动着畅论新时代的野口到底是从何处得到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的呢?当在下内心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之时,野口是从何处获得把所谓罪恶的历史担在自己身上的力量的呢?是如何激起生存的喜悦而迈步前进的呢?

或许,“一丝阳光射进的时代”是他一时之妄想,而现在已经醒悟;或许,他只是为了自我而高谈希望,总之,在下不得其解。

野口胜一是个日本人;清扫病房的妇女,在走廊上叫嚷着的孩子,正从窗下走过的女招待模样的人和病房里的在下,也都是日本人,都是默默地生活着的一只蚂蚁,正是这各自脚步,构成了整个国家的身影。看看周围,既有恶魔附体的黑市商人和盗贼,也有目光锐利的失业者和流浪儿;既有嗓门粗大之劳动者,也有藏匿大量物资之企业家。在农村,有囤积大米、红薯之农民,也有日渐衰落之地主,还有原来就一无所有之贫农。所有这些蚂蚁之所作所为合而为一,构成了日本的形象。它一方面鲜明生动,另一方面却悄然无息,甚至混沌不清。

不远之将来,像从前一样畅饮啤酒的日子定会到来。只是那时在下居于何处,看着什么,野口胜一那有裂缝的黑指甲会变得怎样,户来村将是什么样子,对这些在下现在什么都想像不出。那时,凝望着日出熟啤酒之商标,在下会想些什么,今年退职的40人会想些什么,野口胜一以及被从京都工厂解雇的三人会想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冈村 清二 顿首

1947年6月

第 一 章

1990 年——男人们

1

20 天没到府中了，这儿正下着雨。从下午开始，雨势变猛，第九场比赛开始时，一直聚在终点附近的伞群渐次散开了。在这种天气里，被塞进看台上的十几万人浑身冒着热气，空气湿得拧一把便会滴下水来。

二楼看台笼罩着低低的嘈杂声，里面不时夹杂着像从破了的通风管里挤压出空气般的喊声。一个女孩，在长椅上扭着上身伸出脖子，边摇晃边嘶哑地喊着。终于，从女孩的喉咙里发出强烈的、浑浊不清的声音，接着变成了只由不清晰的元音构成的语言——“啊，噢”。女孩是在说：“开始了！”在女孩的右边，她的家长——一个男人仰起脸，眨了眨惺忪的眼睛，说了一句：“安静点！”女孩为大人理解了她的的心情而高兴，她歪着嘴角，使劲地点着头，扭着身子撒着娇。

女孩被一根绳子从腰部绑在椅子上。她虽然已经 12 岁了，但脖子和上身挺不直，坐不稳，不先用绳子绑住，就会从长椅上滚下来。这天，女孩身上还发出一种腐臭味，她每一活动身体，异臭便传到周围。可是，也许没有觉察到这些，在这个女孩旁边，她的家长为了再睡一会儿又垂下了头。

真的，伞放到哪儿了呢？物井清三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伞，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向长椅下面。由于花镜没挪开，物井从看上去模模糊糊的水泥地上，拾起了被旁边女孩的帆布鞋踩着的雨伞。伞布上粘着一张湿透了的报纸，物井瞥了一眼，上面有“芳醇百年，日出熟啤”的广告，便随手拂掉了。